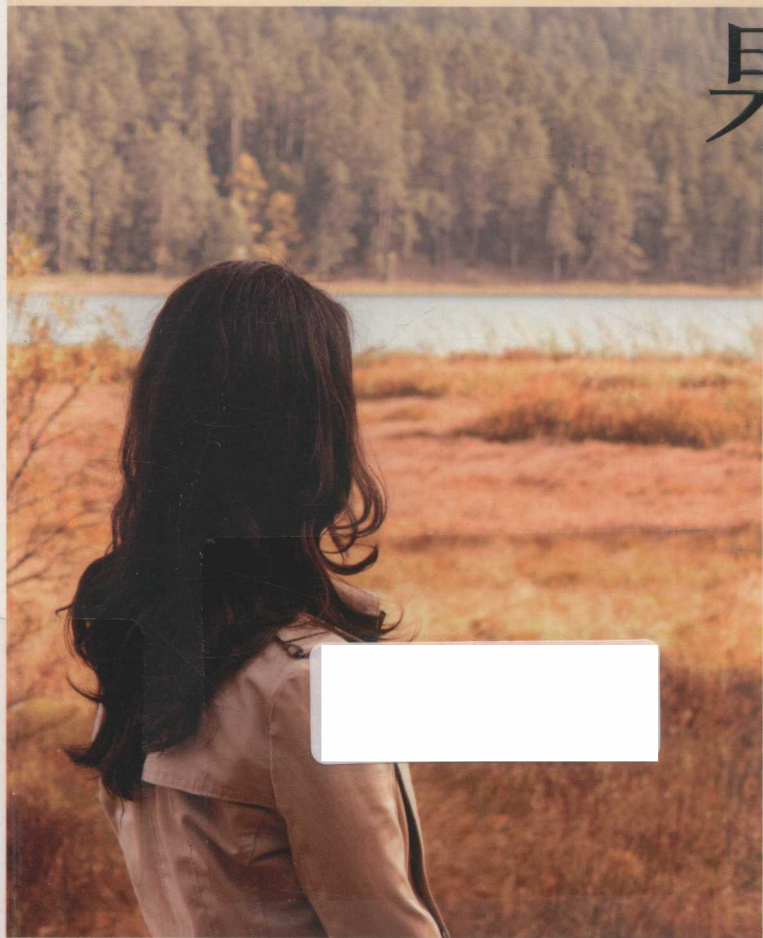


如果说“死亡”是每个人都
需要研习的一门必修
课，那么这就是一部
情真意切的教科书。

如果

雨焉 / 著

你还在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 · 悦旅行 · 悦享人生

张 8541.

如果

雨焉 / 著

你 还在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你还在 / 雨焉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570-1452-0

I. ①如… II. ①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3752 号

出 版 人: 刘志松
责任编辑: 梅哲坤

如果你还在
RUGUO NI HAI ZAI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层

邮编: 510060

电话: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网址: www.tourpress.cn)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李村)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字数: 298 千字

印张: 10.25

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旁说1】

窗外，群楼中星辰般的灯火纷纷灭去，夜已深沉。人们也已沉睡。只有音乐的旋律涓涓地、清清地，还在流动。那些如溪般的思绪，依然浸涌在心头、笔端。

终于想好了，要让这码了三年的文字面世。

其实，它们源于更早的时候。那是痴迷执着的岁月，那是遥远模糊的家乡，那是已无牵挂的亲情，那是不再介怀的生离死别。

我依然写下了它们。从无数个深夜穿越到黎明，还有边写边流下的泪水。

我需要写出这些文字。因为文字是一剂良药，它让我在笔端上，一针针缝合了心底的伤口，又一下下编织了一个梦。那些在童年时代不能满足的愿望，美好的却错过的爱情，一直解不开放不下的遗憾和追悔，都可以借文字一点点治愈，并且重新编织，终是了却一个心愿，此生无憾。

这是一部写父女的书，这是一部写母女的书，这是一部探索女性本初的书。

写它的时候，我像一只风筝，不知道会飘向哪里，没有提纲，没有编排，只有思绪。我跟着它，荡漾着回到故乡，倒回到二十年前的时光。我把那些往事，自己的，他人的，听来的，都重新上演了一遍。我看见了。很多。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遗憾追悔。我一样样地去演，似乎也一样样地放下了。

我的前面晴朗起来，那里纯净、翠绿，鸟语花香。我知道那是我的未来，它可能是终点，但那里温暖如春，平静安宁。

【旁说2】

曾经听过一句话说：你遇见的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来成就你的。这话，放在我的中学同学樱子身上是那么恰当和深刻。当人们感怀这部小说时，我更想说说我的写作与樱子的缘分。

与后天的努力相比，我更相信宿命和因缘。比如我与文字（不敢妄说文学）和写作，似乎在很早的时候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怎样的岁月变迁，物是人非，总有一个声音在夜深人静时轻声叮咛“你要写，写吧，写吧”，如影相随。尤其是度至天命，听了看了也经历了很多，越发觉得生活远比文学创作丰富而精彩，而命运和结局又总是出其不意，让人始料不及。这其中，每个人都是故事的主角，也包括我自己。

在不同的故事里，那些哲学家才会思考的问题也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反复出现，“我是谁？”“我从哪来？”“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要去向何方？”这些思考需要一个形式承载，而文字或者文学创作，就像大海可以吸纳它们，让它们任意驰骋。

但我又是慵懒而浮躁的，写作与我，像一对若即若离了多年的恋人，一直没有开出花结出果。若再上升到文学创作，那则是一场身体与心灵的修行了，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内在的定力，外在的机缘促进同样必要。

但上天若想成就你，一切都会早早安排。2014年的6月，有机会去北京大学学习一周，也有了些许空闲时间。一个午后，我约了在中学上学时并不算熟悉的樱子见面。我们坐在北京大学校外一间雅致的小店靠窗的位置。窗外，隔着一条马路，可以看到校门，有学者和学子样的人们进进出出着。坐在我面前的樱子已经隔了二十年的时光，但只有片

刻的恍惚，一切都回来了。她白皙的面庞，卷卷的又柔软的头发，镜片后那双异常晶亮清澈的眸子，都还是那么熟悉，一如当年。我们好像很快就聊了起来，没有丝毫“违和感”。我们聊了很多，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独自在大城市的艰辛，儿女培养的心得，以及种种心灵成长的轨迹。一场彼此共情共鸣的倾诉，如同一场春雨。

我终于把心底的那个愿望说了出来：“樱子，也不知怎的，这几年总有紧迫感，觉得活了半生，都是为其他人在活。我们得留点不太老的时光给自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最想写小说，可以把很多人的故事都编进去，写生与死，情与欲，忠诚与背叛，坚守与放弃，迷茫与困顿，原罪与救赎。”

“那就写吧，想做什么就赶快做吧。我相信你想写的这些很多人会有同感的。”樱子明亮的眸子透着异常的干脆和果断。这是我不具备的，我总是犹犹豫豫。

“可我担心自己爱拖延，也比较慵懒，没人监督，没有压力，估计写着写着就会搁置了。要不我们一起写吧，你写你的话题，我写我的小说。每个月我们都要给对方交作业。这样可以逼一下自己，说不定还真积累成书了呢。”我嘻嘻哈哈提议，心想，说说还是可以的，做不做得得到，到时再说吧。樱子倒是没有任何迟疑，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就这样不经意间有了一个约定，也有了一个小秘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幸运的事。在后来持续三年多的日子里，樱子每到约定的时间，就会以各种方式，温柔地提醒，略微施压地催促，言过其实地夸赞，目的就是一个，“你该交作业啦！”有了樱子的督促，写作成了我的一大心事，自然而然地逼着自己不浪费时间，不瞎聊天，少应酬，写写写。当然，很多时候，我都是拖延而滞后的，甚至是要赖使小性子，不按时提交作业的。并不是因为写不下去，对于这部小说，我从没有提纲，没有架构，甚至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多人物和情节。但只要静下心坐在电脑前，人物与场景，故事与情节，就如涓涓泉水，源源不断。我知道这是一本心底的书，它一直沉寂着，很多年了。

只是人性的弱点是那么难以克服，一如既往地坚持做一件事真的好难。但樱子似乎从没放弃过，一直在信守承诺督促着我的写作进程，并且鼓励我一定要写下去，我甚至觉得她比我更在意这部小说能否完成并且诞生。也许她从一开始就觉得这真是一部有点意思和价值的小说。

就这样，我和樱子就像一对伴侣，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彼此隔空陪伴，日月相守。我相信我们还会相守下去，不仅仅只为一部小说，还有生活和生命。

我庆幸那年六月，我找回了樱子，有了这部小说的前世今生。

目录

旁说	001	20 噩梦刚刚开始	61
旁说	002	21 疼痛的感受	64
1 凌晨电话	1	22 再问白大褂	66
2 独自面对	3	23 情急之下的谎言	70
3 回家	5	24 父亲很饿	75
4 南下南下	9	25 钱是个问题	78
5 接站的弟弟	11	26 病无所医	81
6 回到故土	14	27 母女的争执	84
7 病房里的父亲	17	28 生命之温	86
8 初见白大褂医生	22	29 父亲的绝笔	91
9 该如何决定	25	30 一路并行	96
10 姐弟	26	31 借来的肩膀	99
11 那些久远的痕迹	29	32 孽恋	104
12 回到家中	34	33 长情总被深情顾	107
13 艰难的抉择	38	34 梦幻与迷离	110
14 上呼吸机	43	35 谁来保障生命	112
15 轮班陪护	47	36 去父亲单位	115
16 死亡是什么	48	37 父亲的战友	118
17 是对还是错	52	38 并发症接踵而来	121
18 公公婆婆	54	39 一丝期盼	125
19 身世与家事	57	40 解不开的母女情结	129
		41 闺密莲子	132

42	梦的预兆	136
43	我们的父母相爱吗	139
44	占卜命运	144
45	求事问道	147
46	没有答案的困扰	150
47	莲子的心事	154
48	多出的医疗费	160
49	再次抢救	163
50	不忍也不能舍弃	167
51	卸下你的坚强	170
52	请跟我来	174
53	原来可以这样好	176
54	丢失的处女之惑	179
55	晴朗的心境	183
56	公婆之慈	187
57	平民的苦衷	191
58	破釜沉舟	194
59	理解母亲	198
60	莲子死了	201
61	昏厥的感受	206
62	告别莲子	209
63	最后的容颜	213
64	崩溃	217
65	给我你的救赎	221
66	想要找到答案	224
67	死也不得安宁	228
68	求助师兄	232
69	根一直在这里	235

70	家乡的美食	238
71	乐观背后	241
72	女犯人	245
73	委曲求全的女人	249
74	错在哪里	253
75	恨已成魔	256
76	抽离之殇	259
77	莲子的后事	263
78	莲子的哥哥们	266
79	最后的告别	269
80	火化处	273
81	一捧骨灰	276
82	积郁成疾	277
83	该离开了	281
84	肩负重任	285
85	立足的艰辛	288
86	最后的晚餐	291
87	缘起有时灭未央	295
88	生命的盛宴	298
89	凤凰涅槃	300
90	大结局	302

破茧成蝶

——读《如果你还在》 309

文学：自由灵魂的选择

——小说《如果你还在》读后漫语

315

1 凌晨电话

有些特质是与生俱来的。比如穆茹的敏感和先知。

很多事情发生前，她总有某种预知，仿佛看得见那些还没发生但即将发生的场面，她甚至看得清那些场景里未曾谋面或即将谋面的人，听得到他们说的话和下一句要说的话。这样的時候有很多，只是她不相信自己，觉得这些念头不够科学，是没有道理的胡思乱想。

那个南方的冬天，那个天还没亮的早晨，母亲带着惯性的恐慌和扯着嗓门打来的电话，其实早在她的预知之中。

“你爸不行了，你们赶紧回来，越快越好啊！”母亲浓重的中原口音和一贯高八度拉长的腔调，总让穆茹感觉刺耳。

穆茹放下电话，有点茫然，心想，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从小到大，对父亲健康的担忧一直如梦魇般伴随着穆茹，让她惶恐不安。

这次会不会真的见不到父亲了？她分明看到父亲躺在昏暗的病房里，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手腕、脚腕上裹着各种导线，连接着不同的监测仪器，睁大着眼睛，却说不出话来。

穆茹就看着那场景。她觉得自己应该慌乱，六神无主，或者失声痛哭。可是，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很镇静，没有泪，没有慌，什么感觉都没有。

她转过身来，看着躺在大床上的那个男人。他蜷缩着身子，紧裹着属于他自己的被子，白得有点发青且瘦得有点干枯的双脚露在被子外面，睡得见不到头脸，也没有一点声息。

结婚七年，穆茹从没听到过许思明睡觉时的鼾声。不像父亲，睡觉时的呼噜声隔着一个房间还能听得真切，如雷鸣。穆茹从小就习惯了爸

爸的鼾声，并且只有听到父亲的呼噜声她才能安心。如果不能很快听到父亲打鼾，那就意味着父亲一定是遇到烦心的事了，而父亲一心烦就意味着他的血压会飙升。父亲血压一高，母亲就会很恐慌，就会冲着穆茹和两个弟弟发脾气。她的声音一定比往常更刺耳，声带绷得更紧，像在头顶上炸了雷一般。“你爸高血压啊！你们不能惹他生气，万一他被气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啊！”母亲这种恐慌加恐吓，总是让少女时期的穆茹处于惊恐和无助之中，她觉得如果没了父亲，天就会塌下来。

当然谁都不知道，天塌下来会怎样，很惨吗？能惨成什么样子？说不定是另一次重生呢。只是那时的穆茹不会这样思考，她除了夜夜等待父亲的鼾声响起再进入自己的梦乡外，别无他法。

想得有点远了，穆茹提醒自己。该把父亲病危的消息告诉床上那个男人吗？抑或拉开他的被子钻进去暖和一下？告诉他也没用，穆茹随即又想。她知道他会怎样，无外乎让她自己处理。就如同大床上界线分明的被子，你是你的，他是他的。他不需要你进去，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无论相互取暖还是其他。

穆茹穿着睡衣，呆立在阴冷的空气里。多年不间断地练习舞蹈，让穆茹宽大晃荡睡衣里的身形依然凹凸有致，挺拔而不失柔美的曲线，一头浓密的长发散乱着垂至腰际，晨曦的微光将她勾勒成一尊伫立的雕像，孤独而静寂。

没多久，穆茹开始感觉有什么不太对劲儿了，上下牙止不住地叩击，四肢不停地颤抖。一定是冷得发抖了吧，穆茹告诉自己。因为广州的深冬真的很冷啊，虽然不见风雪，但那种湿冷是不动声色的，悄悄就包抄了你的身体，钻到你的骨头缝里，黏着在每个毛孔上，毫无征兆地吸食你的热量和体温。等你反应过来时，人已经冷得瑟瑟发抖了。

在北方那么多年，穆茹从没遭受过这样的寒冷。无论外面多么天寒地冻，推开任何一扇门，里面一定是温暖的。因为有炉火，有炭烧出暖暖的气，供应着人们可能停留的每一个场所，家、办公室、商场、公交车上。它们会很快解救你的冷，让你身体舒服，心也跟着安宁。而南方

的冷，得靠自己想办法一点点焐热自己。对于穆茹这个在北方长大的女子，这是在历经了数个湿冷入骨的冬天后，才悟出来的道理。当然，穆茹也找到了些自己暖和自己的办法。比如白天，在办公室伏案时，她就不停地喝滚烫的水下去，先暖了胃再去暖身。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不停地活动身体，把自己变成一台马达，靠动力让身体变热。到了夜晚，穆茹会用一层又一层的棉被压裹自己，保住自己残存的体温，再一点点暖起心和四肢。而睡眠一定是伴随着自己给自己输送的温暖，一直到达手脚神经末端后，才会姗姗降临的。那样的夜晚只要能浅浅地睡，就是很好的了，想要睡得舒展而深沉只能是一种奢望了。

穆茹知道这种冷的可怕。她有点摇晃着走到窗下那张单人沙发旁。沙发是同事换新居时转手给穆茹的。穆茹心里多少是嫌它有些陈旧、呆板的，便去市场挑选了一款花团锦簇的沙发布，缝制了新的沙发套给它套上。有阳光的时候，光线会从这间用地下停车库围成的住房的斜上方照下来，紫罗兰色的窗纱与焕然一新的沙发，在光影里浑然天成，倒也整个房间生出些许风情和生机。

沙发上搭放着一件厚厚的羽绒长大衣，那是冬天里最能给穆茹温暖的身外物了。穆茹快速穿上它，把自己裹了起来。穆茹的目光落到了大床旁边的小床上。此时，天微微亮起来，尽管是一如既往的阴天，但还是有缕缕的光均匀地铺进来，洒在女儿蝶儿露在被子外面的小脸上。她的脸粉嫩而光洁，表情舒展，还带着浅浅的笑意。穆茹俯下身去，伸手抚摸蝶儿的脸。还有两个月，元旦一过，蝶儿就该五岁了啊。

望着熟睡的蝶儿，穆茹重新想起了母亲的电话。她有女儿，还有父亲。父亲病了，病危了。她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带上蝶儿一起回家。立刻，马上。

2 独自面对

许思明听到穆茹收拾行李的响动，终于翻动了一下身子，露出脸来。

他那张异常白皙的脸并没有因为每晚早早上床睡觉而变得红润。晨醒的浮肿，让他不大的眼睛显得没有多少精神，眼神里的胆怯和逃避还是老样子。毛发日渐稀疏的头顶下，鼻子不高，配着一张轮廓不甚分明的嘴。这样的五官使得许思明多了几分女相，倒也平添了不少清秀文人的气质。“什么事啊，这么早起来？”许思明问道。他的声音清细绵软，不像父亲，一声大吼，曾经吓得一个已经得手的小偷丢下钱包，仓皇逃走。

“我今天上午还有四节课呢，早餐吃什么？”他不等穆茹回答，接着又问道。

许思明和穆茹都在高校工作。不同的是许思明是教师，一周三段时间上课，其他时间自由支配，搞科研，评职称。而穆茹在学校里做行政工作，朝九晚五不说，随时需要的加班加点，必需的接待应酬，总是让她分外忙碌。

穆茹正蹲在地上整理行李，听了许思明的问话，手心里突地出了一层冷汗，血往上涌，脑袋嗡嗡作响。她张了张口，差点冲口说出什么。穆茹知道，许思明睡觉很轻，他不会没有听见电话铃响。他是成年人，也不会不明白凌晨五点的电话可能意味着什么。可是他关心的是他的早餐！算了算了，责怪、埋怨，或者歇斯底里地吵架吗？乞求他关心你及你的家庭比如你的父亲吗？他会如你所愿与你一起分担你的忧和惧吗？每次的争吵，于事有补吗？他就是他，不要想着改造他。你可以自己面对一切，穆茹自说自话地劝慰自己。

这几年，两个自我的对话，对穆茹来说已经习惯了。无论大事小事，她都越来越没有意愿向许思明讲明和商量。在这个繁华的都市，初来不久的穆茹是孤独的，她与许思明越来越没有共鸣，也没有交到可以诉说心事的朋友。很多时候，她更愿意启动内在的另一个自我，听听她的见解，接受她的安慰和鼓励。这样的感觉，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什么时候开始的，穆茹也说不清楚。结婚后的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往往从虚幻的热恋转向精神上的依赖。如果男人没有能力或不主动承接女人发出的情感依赖信号，女人就会在一次次失落甚至恼怒后，心灰意冷。时间久

了，女人对男人的依赖也会淡下来。到了这个阶段，女人不得不收回情感的期盼，转向内在寻找支撑和力量。表面上看，女人妥协不争，其实她的心已经放弃并且准备远行了。

穆茹心态的变化，许思明并没有觉察，他把当她成塑料花，以为买回家，插在花瓶里就是一生呢。

“今天你得自己买早餐了。我爸病了，我要请假赶回家。”穆茹一边整理要带的衣物，一边语气平静地回答了许思明。那一刻，她的双眼还是忍不住憋满了委屈的泪水。

“那蝶儿怎么办？我一个人怎么带得了她？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啊？我还要上课，还要准备博士英语考试呢。”在穆茹面前，许思明从不掩饰他的胆怯和无所适从。从这一点来说，穆茹觉得许思明还算坦率，只是这样的坦率让穆茹感觉阵阵心寒。

“我带上蝶儿好了。”穆茹说。

“哦，那好、那好。”许思明如释重负，下了床，穿了衣服，去买他自己的早餐了。

3 回家

飞机从南到北，带着穆茹，还有蝶儿，起飞了。

这是穆茹为数不多的乘飞机回家。为了省钱，很多时候，她都是坐火车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

蝶儿被妈妈从睡梦里唤醒，迷迷糊糊地上了飞机，不一会儿，又睡着了。穆茹搂着再次入睡的蝶儿，自己却困意全无。五年前举家南下，她穿越大江南北，坐了九十六个小时火车，终于到达那个潮湿、温润的南方城市广州。

穆茹出生和成长在大西北新疆。那个遥远的地方，拥有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四十多个民族共同居住。那片土地与内地城市截然不同，她辽阔、美丽且神秘，充满了异域风情。她曾经生活的那个城市则是那

片土地的心脏，连接着南北疆域。

穆茹家和很多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人一样，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当年年轻的父亲，一腔热血响应国家号召，离家入伍，守土卫国。从此，他军人的足迹在西北边陲延绵千里的国境线上辗转，年轻而伟岸的身影陪伴了一块又一块国土界碑。最终，那一代人的热血青春和赤子忠诚，都留在了一张张被岁月催黄的黑白照片里。到了该转业的时候，军转政策变了。穆茹的父亲只好带着已经变成五口人的全家就地转业，在异域他乡落地扎根。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样的汉族家庭，在那片土地上渐渐多起来，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繁衍生息。穆茹就这样成了名副其实的新疆人，至于祖籍栏里填写的那个地名，于她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浪激荡中华大地。一夜间，“到南方去，到经济发达地方去”，成了那个边城很多年轻人追逐的梦想，一如当年祖国召唤他们的父辈“到大西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只是这次的南下浪潮发自民间，它不仅仅是一个人、一群人的事，整个城市都暗潮汹涌，满城人的心似乎都被鼓动起来。人们想尽一切办法离开那个城市。上大学的毕业后异地就业不再回来，国家干部托关系找路子调动工作，甚至弃职南下的也大有人在。能够成功南下，俨然成了一种荣耀的标尺，反之，则是难以掩饰的失落和不甘。

穆茹从没想过这一次的南下浪潮会把自己也卷进去。

二十八岁之前，穆茹的生活范围被牢牢固定在直径不到五公里的圆内。在这个圆内，穆茹是那个圆心，她的小学、中学、大学，她的工作单位，她的娘家、婆家均在直径相等的结点上，安排好了似的，等着她出现，完成一个规定动作，再去到下一个结点。与许思明的相遇并结婚，让穆茹方圆五公里的人生轨迹在二十三岁时就形成了闭合。至此，穆茹还算顺利地完成了从孩提到成人，从学生到职场，从为人儿女到为人妻的转变，步上了一个女人生命的正轨。这个时候的穆茹哪里都不想去，北上南下，于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有了自己的小家，后来还有了女

儿。女儿在哪儿，世界就在哪儿。

其实，换个环境生活的想法多年前曾经在穆茹的脑海里无数次地翻腾过。童年时，当妈妈大声吼叫穆茹回家带弟弟，无数次中断了还是孩子的穆茹与伙伴玩耍的时候；少女时，家务活儿没有做好，被妈妈劈头盖脸地训责，委屈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时候……穆茹都想过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没有人约束自己的地方去。那种想法更接近叛逆期的少男少女离家出走，无关梦想，无关前途，仅是成长中对自由的向往，对独立支配自我的渴望。只是穆茹小时候从来不敢离家出走过，哪怕母亲谩骂的词语那么不堪地伤害她。

穆茹曾经反复地问自己：当年为什么会那么仓促地嫁给许思明？她一直在反思。随着阅历的增长，穆茹才明白是自己潜意识里想借另一个家成功逃离父母的家，摆脱束缚。始料不及的是，当年太过年轻的穆茹，把对和谐亲情和家庭氛围的渴望放在了婚姻的首位，她没想过，彼此爱慕、两情相悦，才是维系婚姻的根本。

许思明是独子，婚后的穆茹与公婆同住。公公是学养深厚的大学者，豁达乐观，婆婆是资历很深的老革命，不善言辞，却朴实善良。没有其他兄弟姐妹的家庭里，公婆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许思明这个独子，包括儿子的妻子穆茹，以及随之而来的孙女蝶儿。

这样单纯的家庭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穆茹感到轻松惬意和满足。她喜欢这种集父母所有宠爱于一身的感觉，那是她的原生家庭所不能给她的。在她自己家里，她是老大，她是姐姐，她从小就要分担母亲的担子和责任，照顾父亲和两个弟弟。母亲常当着外人的面说穆茹：“我这个女儿从小就是个大人，话都说不清楚呢，就会哄她大弟。现在可好，你看看，不叫都不知道回家，一天到晚地疯玩儿！”

穆茹刚一岁两个月时，妈妈就生下了大弟。她人生第一句成句子的话是“弟弟不哭，姐姐陪你”。

穆茹六岁的时候，家里又添了小弟。记得刚出生的小弟从医院回到家那天，还是孩子的穆茹也跟着兴奋和激动。她跑到大院里，与小伙伴

们玩闹，高兴地跟人说：“我又有一个弟弟了！”不久，父亲涮洗尿布，忍不住的恶心和呕吐声如野狼的嚎叫，“嗷嗷”地响彻整个大院。跟着，从穆茹家那两座平房的小院里，就传来母亲高亢的拖腔：“小茹，快回来啊，洗尿布啊。”

穆茹的无忧和快乐瞬间就被凝固。跑回家中的她，自然被坐月子的母亲一顿数落，紧接着被母亲指挥着学习涮洗尿布。之后，她一样样地学会了洗衣、洗碗、生火、做饭。

穆茹一直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是这个家庭里的另一个母亲。她似乎从没有被母亲当成过孩子——当成过小女孩儿。她是在母亲高亢声调里发出的成串要求，以及没达到要求的无数指责中，直接成为“大人”的。这成了穆茹一生的缺憾。小时候的她，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别人家的母亲可以让自己的女儿任性地玩，自己却不能。长大后，穆茹逐渐理解了，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很匮乏的时代，父亲工作繁忙，母亲既要上班又要操持一大家子，心里装的是全家人的衣食住行，眼里看到的是丈夫和所有的孩子。她得选个孩子和她共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忧患，释放她的压力，缓解她的焦虑。穆茹就是被母亲选中的那个孩子，母亲渴望穆茹能迅速成为另一个自己，精明泼辣，精打细算，人前要光鲜，要强好强，要有样样都不落于人后的志气，要有永远都打不垮的斗志。

可惜的是，穆茹不是母亲那样的女人。她天性敏感脆弱，大大的眼睛里总是带着迷茫和恍惚，却又总能敏锐地捕捉周围人的细微变化，洞察人心。穆茹会察母亲的言，观母亲的色。母亲上夜班回来，最好不要惹她，她会发脾气；母亲连续做家务活多了，要小心，很可能会因为你的屁股坐了她刚整理平坦的床，臭骂你一顿。对于这些，穆茹反应灵敏，判断正确。她常常提醒两个弟弟，迅速矫正她和弟弟们的行为，围着母亲的指挥棒转，以免不小心又点燃母亲火爆的脾气。

穆茹习惯于按照大人的喜好调整自己的言行，不懂拒绝，也害怕拒绝，愿意努力地多做，拼命地做好，只要能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赞许，